

我们达不到的那个期盼,正是我们的未来。有期盼,就有未来。对未来的期盼,是生活的迷人处,也是第一推动力。

坐井观天

◇ 我们创造的所谓事物的独异性,实质上是事物的惯性与常规。我们的创造不过是小小的肤浅的发现。我们的发现,也不过是在渐渐地,犹疑地,迟缓地,向着事物本身靠近。

◇ “今天吃什么?”“嗯,韭菜炒豆芽吧。”“可能买不到了,烤鸭怎么样?”“我要吃素,你来荤的,哪跟哪呀。”“哦,那就韭菜炒豆芽,绿的绿的。”

“我得开车去上班,要迟到了。”“我想去图书馆的呢。”“我下班还说去看妈妈呢。”“那好吧,你开走吧,我骑车。”

“头儿,今天我得请个假。”“什么事儿?”“不好意思,今天还真的不止一件事呢。”“哟嗬,甭说一件事,哪怕你有一万件事都得给我待着,去,干活儿去。”“好好,我去,我去。”

婚姻、事业、闲情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切权利归语言。

◇ 很久以来,我的耳朵就不舒服。采耳的女人说我患了中耳炎。她说有秘方,八百块,包治。我有些犹豫。为了拥有一双好耳朵,八百块不算太多,但我还是犹豫。上午,我终于去了趟医院。我已经十多年没有体过检,也多年没进医院了。所以寻找门诊部就花了很多时间。拆啊建的,医院也在变形。然后排队挂号又花了很多时间。女护士问是普通挂号还是专家挂号。当然专家了,我不想我的耳朵受半点委屈。我留意了五官科,三楼。但到三楼找五官科,又去了不少时间。往南走,我站到一个女护士背后,狠狠心,还是打断了正玩微信玩得起劲的她。她指指走廊的另一头,往北。到了五官科(严格来说,应该称作

耳鼻咽喉科)才发现,每个科室门外其实都有个挂号收费处。长椅上坐满了人。喇叭里不时叫喊着候诊病人的名字。我觉得叫号就可以了,不停地呼喊你的名字有些尴尬。应该给他们提个醒。我在脑子里排队,不知道给谁建议管用。但很快便忘了这事。长椅上的人都很忙,手指在手机上翻飞,有的男人还晃动着腿,孩子们更是跳上跳下的。我得离他们远点。徘徊复徘徊。每次走到听声室门前,都听到那个漂亮的女医生在向丑陋的女同事诉说病人的难缠,但是每次她的目光总是注视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个埋怨她的病人。在走廊里徘徊了五六圈,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如释重负。听我说完,专家说你不是发炎,而是霉菌。专家说原因就在于你经常采耳。我说我去的是那种专业采耳的地方。他笑笑,说那也保不准。在电脑上点击了几下,他把卡和发票递给我,说好了。我说你看了右耳,左耳还没看呢。他说看了。我说没看。他说肯定看了。那好吧。我问消炎药吗。他说不用吃,就滴他开的药。这回我学乖了,站在门外的亭子间等待交费。接过我的就诊卡,收费员说了几遍,我都没有听清。旁边带孩子的女人说,叫你掏七毛钱呢。我的吃惊正在于此。我生怕自己听差了,招来白眼。“七毛吗?”我再次问了问收费的。得到她的肯定后,我掏出一块钱,她找给我三毛。然后,我又回到专家跟前,问他,光滴药,里面的东西怎么办。他没看我,说会化掉的。

◇ 朋友在圈里晒字:相信未来。并叙述这幅字的来历。最后他问,“你还相信未来吗?”我想说,我们的变幻不定,注定我们达不到自己的期盼。我们达不到的那个期盼,正是我们的未来。有期盼,就有未来。对未来的

所有的真相都简单不过

□罗望子

期盼,是生活的迷人处,也是第一推动力。想想太矫情。作罢。

◇ 阅读是接气与养气的最佳方式。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阅读当代文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表达尊敬。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和这些作品相互区别。

◇ 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哪怕一对孪生子,先落地的可能是第二个受精卵,而滞留于母体的那个又可能感触更深。他们的长相、个性、情智都与孕育时机、基因密码的组合和体质状况息息相关。他们化蝶为蛹,再破茧而出,此去经年,渐行渐远。

◇ 昏昏沉沉,再读《最后的爱情,最初的形式》这篇压轴之作,发现和读者的《只爱陌生人》一样,会产生不尽的想象,远远超越写作的想象。

◇ 一个歌唱呕哑跑调的人,唱得越投入越动情,对我们的骚扰越大,印象也越深,影响却越小;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所以记得他,他所以成就了一番事业,就在于他爱歌唱,也敢于发出他喑哑的声音。

◇ 风雨大作,去大姐家陪老父亲吃饭。回来睡醒,喝龙井,看《爱在黎明破晓前》,1995年的片子。我奇怪写《火车上》时,没看过。当男的说服女的下了车,我知道有意思了。和《罗马假日》相比,他在纯情中融合了现实,也没有德国影片《在床上》那样的激烈。我喜欢他们各自拿着一本书,喜欢他们的矜持与患得患失,也喜欢这样的句子:“随着暮色降临,我越来越喜欢他……”

◇ 拜访一个家庭,必然冲进他的厨房。进入一个城市,就得游览他的图书馆。

◇ 楼下花圃里,有两只新生就遭遗弃的狗娃。眼睛尚未完全睁开,站

立不稳。我唯一能做的是从冰箱取出两盒酸奶,撕开,放在他们的眼前,涂在他们的嘴唇,以后的两天,我想我不敢路过花圃的这一角了。我怕听到他们“m,m”的叫唤。

◇ 昨晚回来,看1990年的《曼哈顿》。伍迪·艾伦的电影还是比他的小说更丰富。今天看马修·麦康纳主演的《污泥》(2012年),和两个孩子的对手戏。成长的伤痛。男人的信义。值得重看。

◇ 所有的真相都简单不过,当我们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时,事情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与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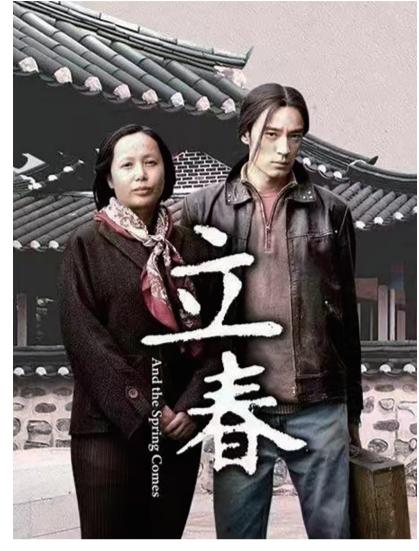
◇ 你是有故事的人,他是想有故事的人。我是讲故事的人,她是故事里的人。无聊,源于没有故事。无奈,只因故事爆胎。故事的好坏,影响到你对一生一世的结论。

◇ 真的猛士,是不会去摘取金牌的。他更乐于制造一段传奇,一气化三清,成为最遥远的传说。

◇ 爱是不计后果的执念。所以爱同样很简单,如果你不计后果的话。

◇ 对一个人的攻击与打击,莫过于将他妖魔化。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妖魔化,意味着对其自身的丑化。妖魔化的法魅,是一种审美,法魅之后,是对妖魔化行为的反噬。

◇ 断断续续观看《小时代4》。这种强迫性的阅读过程,看重的是影像中虚无的时尚。自始至终,他都在构筑着一座空幻之城,营建着叙事的无意义。女主角的病,病到子宫,也俗套到极致。硬要说他有什么隐喻,就是这一群病中的男女抓不到一丝空气,也抓不着自己的呼吸。生活虽有风险,行动却不必谨慎。灵魂尽头是被抽空的洞,填补空洞的是品牌与资本。未来无战士,《小时代》系列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个时代青年人的集体失血与迷惘。



哪怕梦想再遥不可及,再渺茫无影,他们也会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努力过就无怨无悔,奋斗过就足够骄傲。

温柔的春风已苏醒

□南西

正月里,迎来春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虽仍未出九,还没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但蛰伏已久的一颗心,确乎在这一天苏醒了。

每年立春,我都会应景地想起顾长卫的电影《立春》,想起王彩玲,想起她在电影里唱过的《慕春》,想起那段带着内蒙古口音的悠悠独白:“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

《立春》讲述的是小镇文艺青年追求梦想的故事。女主角王彩玲是北方小城一所师范学院的音乐教师。她长相普通,一脸雀斑,一口龅牙,但上帝却赐予了她华丽的嗓音,不仅能模仿“歌剧女王”卡拉斯,将《托斯卡》里的咏叹调《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唱得有模有样,亦能将德沃夏克《水仙女》里的咏叹调《月亮颂》唱得绕梁三日,门德尔松谱曲的艺术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更是不在话下……王彩玲的最大心愿是能拥有北京户口,以首席歌唱家的身份登上首都大剧院的舞台,她甚至还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唱进巴黎歌剧院。可惜,梦想虽美好丰满,现实却残酷骨感。几番尝试,几番争取,王彩玲最终仍像契诃夫《三姐妹》里的三姐妹那般,没能将梦想照进现实,最后不得不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妥协……除了王彩玲,《立春》里的其他几个小人物也各具特色——迷恋王彩玲的歌声并自认嗓子不错只是缺了点运气的铸铁工人周瑜、一心想去北京念美院却屡考屡败的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喜欢跳芭蕾被旁人视为异类的群艺馆舞蹈老师胡金泉……他们都曾身怀这样那样的梦想,却在真实的生活中难以被人理解,以至抑郁不得志,回归平淡的现实生活后,才感受到普通人平淡生活中的幸福。

影片看得让人唏嘘不已。很多观众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包括我自己。可以说,每个拥有梦想的人都是王彩玲。所以,我一直难忘这部影片。每年立春,都会想起,时不时翻出来回味一番。当然,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打动我的还有影片中的背景音乐,每一首都令身心全然享受,宛若给耳朵做了场SPA。

影片中,王彩玲讲话时方言口音很重,像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妇女。然而,一俟切换到歌唱频道,她的吐字立刻变得清晰标准,情绪饱满,全身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像是完完全全换了一个人,实在是天生的歌者。影片开头,她在广播电台里演唱了一首《慕春》:“那温柔的春风已苏醒,它轻轻地吹,日夜不停,它忙碌地到处创造,它到处创造。空气清新,大地欢腾,可怜的心哪,别害怕! 天地间万物正在变化,天地间万物正在变化……”就这么几句,就将铸铁工人周瑜的一颗心偷走了,也深深打动了我。

诚如歌名所言,《慕春》表达了歌者对春天的向往和渴盼。这是一首艺术歌曲,由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舒伯特谱曲。作为西方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可说相当宽泛,涵括钢琴小品、艺术歌曲、歌剧、交响曲等等,为世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舒伯特的音乐创作中,艺术歌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艺术歌曲,是指西方室内乐的一种声乐体裁,歌词多来自优美抒情的诗歌,伴奏则由作曲家来创作,是音乐与诗歌高度契合的一种音乐形式。很多作曲家都写过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但被人们誉为“歌曲之王”的只有舒伯特一人,因为他不仅一生中创作出了六百多首艺术歌曲,占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而且创造性地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与德奥文学及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赋予了艺术歌曲以鲜明的奥地利民族色彩。

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题材,大致分为这样几类:爱情主题、对祖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描写、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表现小人物内心的孤独和忧伤之感。创作于1820年的《慕春》,即可归类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慕春》的歌词来自德国诗人乌兰。当时诗人正积极地参加争取自由和统一的民主活动,整首诗充满了诗人对美好春天的憧憬,他借春天百花齐放、绿树萌芽来表达相信革命终会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音乐爱好者们都知道,舒伯特特别偏爱采用同时代浪漫主义文学家比如歌德或席勒的诗歌来谱曲,乌兰的《慕春》能够入选,我想一定是歌词里涌动的春天气息感动了舒伯特,使他愿意用音乐来为诗歌注入新的能量,因此成就了一件全新而经典的艺术作品。

在电影《立春》里,《慕春》演唱的是由周枫和丁彦博译配的中文版本,实际上《慕春》的原唱是德语版本,因为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德语诗歌。舒伯特在谱曲时采用了典型的德奥民歌风格,以同一旋律来演唱两段歌词,重复回环的旋律推进了歌曲的抒情性,人声与旋律的感染相叠加,艺术魅力和氛围就成倍增长,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一听即会钟情”的惊艳之声——相信您听一遍也会喜欢上。

王彩玲在电影里总共唱了两遍《慕春》。第一次,是周瑜听到的广播电台里的播放;第二次,是王彩玲在教室里示范给学生们听。彼时,她正陶醉在对幸福爱情的幻想中。她的面部表情松弛,情感丰沛,歌声美妙宛如天籁。然而黄四宝的突然出现,仿佛当一声棒喝,将她的爱情梦想彻底击得粉碎。《慕春》的歌声戛然而止,暗喻了王彩玲的歌唱梦想,亦无法如想象中那样顺遂。此时,再去回味一下王彩玲在影片开头的那段独白,心灵便在文字和音乐中得到双重的共鸣——我知道我是被王彩玲们感动了。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是王彩玲,他们都值得被尊重,被理解。哪怕梦想再遥不可及,再渺茫无影,他们也会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努力过就无怨无悔,奋斗过就足够骄傲。他们是勇敢而无畏的。毕竟,只有这样,才不负人生,不留遗憾。



春意渐浓 吴有涛摄

他俩准备了两只羽毛球,一只白的,一只翠绿的。翠绿的飞过来飞过去,像花鸟市场最常见的那种小鸟儿。准备两只球,自然是为减少弯腰捡球的次数。

黄昏下

□江徐

接过球夸一句,“小姑娘勤快哩!”“哎呀,到底是小姑娘手脚快!”

草坪中央有两三棵银杏树,沉默不语,也看人打球。我对小女孩笑笑,她似乎受了鼓励,球捡得越发勤快,奔过去,跑过去,不时向我望过来,仿佛在说,“看呀,看我,好快乐呀!”她笑起来毫不吝啬。“三个人打球!”她自言自语,又像在跟我对话。小女孩背后的奶奶始终冷冷的。我想把从小女孩那里获得的笑意通过眼神传递给小女孩的奶奶,失败了,奶奶不接,也许她想接的,只是一时忘了笑。

球,不停地传来传去,小女孩不停地捡球、递球。奶奶终于把她叫住,手伸进她后背,摸摸,出汗了。她命令孙女回家。“再看一分钟,就一分钟。”小女孩请求,奶奶默许。片刻,命令再次发出。这回哀求都没用,只得跟在奶奶屁股后面,边走边把敞开的外套从背部往上翻卷。

经过银发奶奶身旁,小女孩笑了笑,讪讪的。那对老夫妇又折回,继续打羽毛球。依然有捡球的,换了一个小女孩,比之前那个大一点。男的在接过球的空档打招呼:“中午吃了些什么?”“饭。”“就饭吗?”“带鱼。”这个小女孩话极少,一心一意地捡球。不需要捡球时,她就坐在一旁椅子上,看着。后来,她站起身,走了。片刻又来了,带来一根跳绳,还换了一件黑色皮夹克。不需要捡球时,她就在边上跳绳。正跳,反跳,麻花跳。小女孩与我对视了下,但是没有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喜欢跳绳,正跳,反跳,快速跳,慢速跳,麻花跳,几人一起跳……

没了捡球的人,夫妇俩的兴致有点落下。他让老伴看看手机。她走向回廊,从木凳上拿起小拎包,拉开拉链,看手机。有一条短信。“七点半回来吃晚饭”她顿时振奋,似乎有了任务可以去执行。“下馄饨好了,冰箱里不是还有馄饨嘛?”男的懒得做饭,却赶在前头往回走,剩下她立在回廊下,继续查看手机上的什么内容。

没捡球的人,夫妇俩的兴致有点落下。他让老伴看看手机。她走向回廊,从木凳上拿起小拎包,拉开拉链,看手机。有一条短信。“七点半回来吃晚饭”她顿时振奋,似乎有了任务可以去执行。“下馄饨好了,冰箱里不是还有馄饨嘛?”男的懒得做饭,却赶在前头往回走,剩下她立在回廊下,继续查看手机上的什么内容。

没捡球的人,夫妇俩的兴致有点落下。他让老伴看看手机